

我的心里
从此住
了一个人
SOMEONE IN My HEART
时久 著

治愈曾因爱而伤的你

感动百万读者的正能量青春爱情

谢谢你让我纤尘不染。

从云端跌入泥潭，

SOMEONE IN MY HEART

时久◎著

爱是坚守，是不放弃，
是小小的我们，曾许下的誓言。

长江出版社
漫娱文化

我的心里
从此住了个人

时久
著

SOMEONE IN My HEAR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 / 时久 著 .

—武汉 : 长江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492-4523-9

I. ①我… II. ①时…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5515 号

本书由时久委托天津漫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 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 / 时久 著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政编码: 430010)
出 品	漫娱文化 (湖北省武汉市积玉桥万达写字楼 11 号楼 19 层 邮政编码: 430060)
出 版 人	赵 冕
选题策划	长江出版社青春动漫编辑室
市场发行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jpress.com.cn
责任编辑	陈 辉
特约编辑	罗晓琴
装帧设计	刘江南
印 刷	深圳市福圣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120mm 1 / 16
印 张	17.75
字 数	34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92-4523-9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联系本社退换。

电话: 027-82927763(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006

PART 1 小小的我们

- 第1章 青梅竹马
- 第2章 十五岁的永远
- 第3章 从云端到地底
- 第4章 谁要做你弟弟
- 第5章 对你，我从未放弃

085

PART 2 小小的离分

- 第6章 我的还是我的
- 第7章 只为你守候
- 第8章 破碎的城堡
- 第9章 共患难易，同富贵难
- 第10章 对你，我也从未放弃

195

PART 3 小小的永恒

- 第11章 还记得吗
- 第12章 小英，小芪
- 第13章 最在意的东西
- 第14章 小时候的梦想
- 第15章 不曾忘却的誓言



 漫 娱 文 化
青 春 言 情 小 说

我的心里
从此住了个人

时久
著

SOMEONE IN My HEART



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

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

那年你搬小小的板凳

为戏入迷我也一路跟



006

PART 1 小小的我们

- 第1章 青梅竹马
- 第2章 十五岁的永远
- 第3章 从云端到地底
- 第4章 谁要做你弟弟
- 第5章 对你，我从未放弃

085

PART 2 小小的离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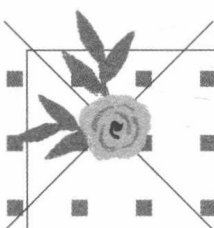
- 第6章 我的还是我的
- 第7章 只为你守候
- 第8章 破碎的城堡
- 第9章 共患难易，同富贵难
- 第10章 对你，我也从未放弃

195

PART 3 小小的永恒

- 第11章 还记得吗
- 第12章 小英，小芪
- 第13章 最在意的东西
- 第14章 小时候的梦想
- 第15章 不曾忘却的誓言





PART I

小 小 的 我 们

第1章

青/梅/竹/马

黄沙镇其实本没有黄沙。几十年前它还是一座普通的江南水乡小村，村子被一条人字形的运河穿过，河西住的人家姓黄，河东住的人家姓沙，因此叫做黄沙村。因为地处运河交汇处，渐渐聚集的人多了，就成了个不大不小的镇子。

黄芪就是镇上数百黄姓族人中的一员。

小时候，她以为黄沙镇的命名是因为运河上来来往往运送水泥沙子的船舶在这里转运卸货，河滩上堆满小山似的黄沙——那也是孩子们的乐园。而且她坚信，镇子外面有更多的黄沙，就像电影《新龙门客栈》里演的那样，一眼望不到边际的沙漠，苍茫空阔，太酷了。

而她最大的乐趣就是披一块妈妈的围巾作披风，手持爷爷用木板给她削的宝剑，带着一帮疯孩子占领河边的“山头”，用木剑指着对手们说：“吾乃黄沙城城主，以后这里就是本城主的地盘，想混的统统给我进贡。”

于是输了游戏的孩子们纷纷献出各自的宝贝，不外乎橡皮筋、玻璃弹珠之类。有时也会碰到调皮的，几个毛孩子嘻嘻哈哈地揪出一个人来，挤眉弄眼地说：“城主大人，我们给您送个美人儿做压寨夫人！”

被推出来的孩子叫沙周胤，是镇上最漂亮的男孩。

黄城主看见他，老脸忍不住一红，啐一口说：“呸！不要脸，你才成天想着讨老婆呢！”转身大摇大摆地继续去抢下一个山头。

身后传来男孩们嘿嘿的怪笑声。

黄沙镇上谁都知道，沙周胤爸爸的口头禅之一就是：“小芪，长大给我家小胤做媳妇好不好？”

偶尔他们也会换别的“美人”献给黄城主，比如同校的李铭志或黄渊。这时黄城主就会大发雷霆，拿木剑追着这帮男孩打得他们吱哇乱叫，尤以李铭志和黄渊挨打最狠，因为黄城主觉得他们是让自己英名蒙羞的罪魁祸首。

慢慢地，孩子们摸出规律，只有沙周胤最得黄城主欢心，献他不会挨打，渐渐地他就成了正牌的城主夫人。

黄城主英雄难过美人关，虽然对献美游戏深恶痛绝，却始终没法像打李铭志黄渊那样狠下心去打沙周胤。

谁叫他们是只隔一座桥、门对门的邻居，沙周胤又比她小半岁。他父母比较忙，经常拜托黄茂爷爷代为照看儿子，所以黄城主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应该罩着他。

任何有男性自尊的男子汉都无法忍受自己被当作战利品献给别人做压寨夫人，为此李铭志和黄渊明里暗里不知和黄城主打过多少架。

依黄城主的观察，沙周胤其实也不太乐意接受这个身份，但是他并没有因此给过她脸色看。他还会帮她把散了一地的书包、文具、衣服之类收拾好，等她玩够了一起回家。

每当此时，她常会忍不住暗暗感慨：小英大概是世界上除了他妈妈周老师之外最温柔的人了。

当然，这么文艺肉麻的话黄城主可说不出口，她最多只会说：“小英，还是你最好！”

沙周胤第一千零一次耐心地纠正她：“跟你说过多少遍了，那个字念‘印’，不是‘英’。”

她仔细辨别了一下，没听出区别：“不就是‘英’嘛，沙周英，小英，我哪有念错。”

“一个是前鼻音第四声，一个是后鼻音第一声。”

“知道啦知道啦，我妈是语文老师，要你教！”

当地方言不分前后鼻音，即使黄茂妈妈丁老师是镇上中学最好的语文老师，普通话也免不了带一点家乡口音。镇上唯二能把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的，只有沙周胤和他的妈妈周老师。

说起周老师，那可是黄沙镇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人。她是黄沙中学唯一的英语老师，也是学历最高、最有文化的老师。在这所只有初中部的乡镇中学里，大部分老师都像黄茂的父母一样土生土长、自学成才，只有周老师拥有名牌师范大学的学位。

这些都是从大人口中听来的，对孩子们来说，记住那些一知半解、模糊难懂的名

词，不如听从自己直观的认知，比如周老师说话最好听，周老师最漂亮，周老师穿着打扮总是比其他女人好看，周老师永远那么温柔可亲美丽动人。

用一句大家最常说、最直白的话总结就是：周老师是城里人，和咱们这些土里土气的乡下人不一样。

周老师老家在省城，是个如假包换的城里人，以她的条件，完全可以在省城的重点中学任教。而她到黄沙中学来的原因，则是大家最津津乐道、也是最传奇浪漫的一环——因为她嫁给了沙周胤的爸爸。

沙周胤爸爸大名叫什么，黄芪一直没搞清楚，只知道镇上所有人都叫他沙老板，这个称呼已经变成他的专属名号。

沙老板很有钱，出门开轿车，腰上别着大哥大，手腕上的金链子比他们的跳绳还粗，码头上堆的黄沙石子全是他的货，镇外还有三家他的砖窑和水泥板厂。每当他的小汽车从镇上呼啸而过，乡邻们看着车屁股后扬起的灰尘，都会忍不住投以艳羡的眼神。

但是随即他们就会把眼光转回来，嘴边挂起讥诮之色，对还不熟悉黄沙镇人情的客人说：“看到没，这就是我们镇上最有钱的老板，以前是个小混混，小学都没毕业。现在做建材生意发达了，娶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还是名牌大学生嘞！”

黄芪也很纳闷，为什么周老师和沙老板这两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人会凑成一对，甚至让周老师甘愿放弃省城的优越条件，到偏僻的乡镇中学来教书。

在她看来，和周老师登对的，应该也是一个斯文儒雅的男人。不说名牌大学，至少得是个文化人，比如像中学里年轻有为英俊潇洒、被女生们暗暗追捧的黄副校长那样。

难道真的像大家揣测的一样，周老师看中的是沙老板的钱？

“周老师怎么会是那样的人，听他们瞎说！”黄芪的同桌余薇薇对这样的流言十分气愤，“沙老板在咱们镇算有钱，跟城里的有钱人一比就差多了。周老师真想嫁给有钱人，干吗不直接在省城找，偏要到乡下来？她才不是因为沙老板有钱才嫁给他的呢。”

黄芪也觉得周老师那么优雅高贵，那么有文化，怎么可能为了钱结婚。“那是为什么？”

“因为沙老板曾经救过周老师！”余薇薇两眼放光地站起来，一边说一边比画，“周老师在省城上大学，有一次出去做家教，很晚才回来，经过一条偏僻的小巷，被几个小流氓堵住。正好沙老板经过，二话不说抄起一条铁棍，唰唰唰！把周老师救了下来。不过小流氓人多势众，沙老板也受了点伤。沙老板脖子后面有条疤，这么长，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周老师每天去照顾他，照顾着照顾着就照顾出感情来啦，一毕业她就跟沙老板结婚，到咱们中学来教书了。就是这样！”

“真的？可是我记得沙老板脖子上的疤是我爷爷帮他缝的，所以他总说爷爷是他的救命恩人。”

余薇薇噎了一下：“那可能不是脖子上的，是其他疤吧？听说沙老板身上老多老多疤了，都是以前打架留下的，反正肯定有一条是为了救周老师！”

黄芪表示怀疑：“你从哪里知道得这么详细？”

“这还用说，想想就知道啦，书上都是这么写的！”余薇薇从抽屉里抽出一本书甩到桌上，“这本书里女主角的爸妈一个是黑社会老大一个是老师，和沙老板周老师一样！他们俩就是这么认识的，英雄救美，很浪漫对不对？”

黄芪无语地看了一眼那本书，正是余薇薇自习课偷偷躲在课桌下面看的言情小说。

不管沙老板和周老师到底怎么走到一起，至少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那就是沙老板的确对老婆特别好，在外头凶得像老虎，到了周老师面前就成了听话的小猫咪，对她千依百顺。

就连他们的儿子，沙周胤，一直把“胤”字读错的黄芪也知道，那是“姓沙和姓周的后代”的意思。

沙老板无时无刻不在找机会向旁人秀恩爱。

黄芪觉得，既然沙老板那么爱老婆，应该会喜欢周老师那样文静柔弱的女孩子，将来儿媳妇也会想找这种，为什么这么热衷向她爷爷说娃娃亲？

对此沙老板的解释：“如果我家小胤脾气像我，以后当然找他妈妈那样的媳妇儿好；可他脾气像他妈妈，肯定得找个像我的才配嘛！”

黄芪当时正坐在爷爷的药臼旁帮他磨药，内心如有无数只草泥马狂奔：我是品学兼优五讲四美的好孩子！每学期都是三好学生！考试从来都是年级前三名！我哪里像你！

爷爷年纪大了，佝着背久了就会吭吭地咳嗽。黄芪站起来帮他捶背，顺手把爷爷手边的药材都刮到自己面前：“爷爷，你去给沙叔叔量药吧，这些我来。”

沙老板笑咪咪看着她：“黄大夫你看，这孩子虽然是个女娃娃，但骨子里透着股义气。义勇信孝，这在女娃娃身上很难得。”

黄芪那会儿还不太懂“义勇信孝”是什么意思，不过听沙老板的语气，应该是夸奖她。

沙老板说她讲义气，黄城主想了想，这点她确实跟他很像，都是闯荡江湖的人嘛！

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跨入少女时代的黄芪也不是没有过粉红色的幻想。

沙周胤继承了周老师的相貌，是个漂亮的男孩子；从小受周老师熏陶，身上也带着

股说不清道不明、但一看就和其他人不同的气质；而他身材长得像高大威武的沙老板，并没有男生女相的奶油气；他学习也很好，是黄茂争年级第一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黄城主自问除了成绩好，大概只有打架厉害武艺高强这一门比较拿得出手的才艺，而沙周胤自小便被周老师教导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尤其画画特别好，每年都在市里得奖，让黄城主自叹弗如。

总而言之，用余薇薇的话来说，沙周胤活脱脱就是从言情小说里走出来的金闪闪的男主角。更难得的是，这么出色的男生从没闹过半点绯闻，可见对黄茂一片痴心忠贞不二守身如玉进退得宜，这种人小说里都不好找。

余薇薇这么打趣她时，黄茂除了恼羞成怒地追着余薇薇打之外，一颗情窦初开的少女心也免不了怦怦乱跳。

她知道小胤对她好，那种好和对别的女生的彬彬有礼是不一样的。直到他上了中学声音变粗、唇上长出细软的胡须，迈入青春期之后，他看她的眼神里似乎也带上了别样的意味。知道他在偶尔不经意地和她肢体相触后会脸皮发红，目光闪烁地看向别处。甚至有一次放学回家，走在河边的黄沙滩上，他忽然问起：“小茂，今天那篇关于志愿的作文你怎么写的？你想过将来要干什么吗？”

黄茂像大多数懵懂的中小學生一样，对这种问题的理解也就停留在作文里，无外乎科学家、工程师、医生、老师这些职业。

黄茂的父母都是老师，希望她将来也教书育人；爷爷是祖传的中医，对爸爸没有继承衣钵一直耿耿于怀，希望隔代传给孙女。但黄茂觉得自己这么爱打架，万一脾气发作打了学生，或者毛躁把病人治坏了，那问题就严重了。

“我写的科学家，研究什么我都想好了，生态平衡保护地球，不错吧？你呢？”

“我想学建筑。”

“你爸爸就是做建筑的，子承父业，很好啊。”

他踢了踢脚下的黄沙：“不是这种建筑，是建筑师，做设计那种。”

“建筑设计师？要画图纸吧？那也不错，你画画那么好，肯定擅长。”

两人默默地走了一会儿，他又说：“我从小就梦想长大做建筑师，造一座属于……我的城堡，就像我以前在这儿堆的那样，你还记得吗？”

每当黄城主带着一帮野孩子在沙堆上玩攻城略地的游戏时，沙周胤总是一个人默默蹲在旁边堆沙堡。

她笑了起来：“当然记得，他们都嘲笑你像女孩子，整天只知道自己一个人堆沙子。后来你堆了个特别大的，有乒乓球桌那么大吧，好多间房子，就像童话里的城堡，把

他们都震住了。你那时候还说……”

她突然领悟到了什么，及时停住了。

他转过来看着她。天色有些暗了，看不清他的表情，他的眼睛却是明亮的：“我说什么了？”

他说什么了？还在上小学的孩子，什么都不懂，觉得那不过是句玩笑话，刮着脸嘲笑了他好久。

他说：“小芪，将来我造一座这样的城堡来娶你，好不好？”

黄芪的脸顿时红了。

她飞快地转身跑开，借此掩饰自己的不自在：“那么久谁还记得清。不早了赶紧回家啦，我妈等着我吃饭呢！”

很多年以后，黄芪仍时常回忆起这些事，仍会忍不住假设：如果后来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小英也许会和她一样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成为他梦想的建筑师。她所在的大学建筑系在全国数一数二，也许他就考上这里。也许他们真的会像那些青梅竹马的美好故事一样，慢慢长大，然后相爱，一起上高中、一起上大学，最后走到一起。

一直在一起，从不分开。

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

如果后来的事情没有发生，如果一切的一切的开始——那个星期天的下午，她没有偷偷溜进学校去的话。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余薇薇屡次在自习课上偷看言情小说，常在河边走经常弄湿鞋，又一次被班主任发现没收了。

余薇薇也再一次来求黄芪，希望她像上次、上上次那样，趁放假学校没人，从老师办公室北边那棵冬青树翻进办公室里，偷偷把书拿回来。反正老师没收了那么多小说漫画，少一本不会知道。

班主任办公室在三楼，窗户旁的冬青树离窗台一米多远，树干不粗，只有身体轻盈又矫健敏捷如黄城主者才能翻进去。

这事黄芪干过不止一次了，熟门熟路。星期天她和余薇薇约好，偷偷摸进学校，余薇薇在底下放风，黄芪顺着树干爬上去偷书。

正爬到窗台上准备翻进办公室，走廊上忽然传来脚步声，接着有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

黄芪反应快，一侧身踩到窗户侧面的空调上，扒着窗框背贴墙壁站住，看得底下的

余薇薇心惊肉跳。

先进办公室的人砰的一声把门甩上，又被后面的人推开，门在地上吱吱嘎嘎地来回磨。一个女人带着哭腔叫道：“你走！你走！别再跟着我！从今往后咱俩一刀两断！”

另一个男人说：“让我进去！”

女人不让外面的男人进来，最终敌不过男人的力气，门被推开撞到背后的墙壁，两人扭打起来。

黄芪听着觉得声音耳熟，忍不住侧过头从窗户里偷看。

女人正是周老师，男人竟然是黄副校长。两人纠缠在一起，从这张办公桌撞到那张，书撒了一地。

黄芪第一反应是黄副校长在打周老师，抓住窗框想跳进去帮忙。黄副校长却已占了上风，把周老师压在一张办公桌上，摁住她的头亲了下去。

周老师的双手还伸在半空抓挠，慢慢地不动了，软软地放下去，环在黄副校长背上。

窗台上的黄芪石化了。

她的脑子瞬间空白，有点不能消化面前的场景。

周老师、黄副校长……周老师、沙老板、沙周胤……一张张脸在她面前晃动。

不可能，周老师是被迫的吧？黄副校长在非礼周老师，这个衣冠禽兽！应该去帮周老师对吧？

她的双手双脚却僵住了，扭曲着身子扒在窗户上，动弹不得。

过了很久，黄副校长放开周老师，两人维持着躺在办公桌上的姿势。

周老师抽泣着问：“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

黄副校长摸着她的脸说：“不用怕，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只要我们想在一起，总会有办法的。”

周老师说：“不行，不行……你不知道他的脾气，发起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根本不敢让他知道，每天还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强颜欢笑，我快撑不下去了，我好怕……还有你家里……”

黄芪听他们细细碎碎地商量怎么摆脱各自的配偶双宿双飞，一直听到他们打算离婚后一起离开黄沙镇去省城工作，黄副校长已经联系好了以前的同学云云，才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周老师和黄副校长在搞婚外恋。

周老师要和沙老板离婚，周老师要回省城，周老师不要她的丈夫和儿子了……

那小英怎么办？